

宋元戲文本事

趙景深編

宋元戲文本事

北新書局印行

民國二三年九月付版  
民國二三年九月初版



# 宋元戲文本事

實價五角

編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局

趙景深  
李雲  
北新書局  
大華印局

##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 分發行所

北平 成都 開封 雲南  
廣州 重慶 西安 廈門  
南京 武漢 濟南 汕頭  
杭州 長沙 貴陽 溫州

北新書局

## 序

這一本小書的目的是想把已佚的宋元戲文輯錄出來，作爲研讀中國文學的一個參考；爲了恐怕專載佚文太枯燥，斷簡殘篇湊在一起也令人有丈二金剛之感，於是也附一點本事，把殘文貫串起來，使得讀者看這一本書不像是摹挈古董，而像是在讀幾篇很有趣味的短篇小說；其中如陳巡檢梅嶺失妻、王祥臥冰等，我是竭力想以最簡潔的文字來把那些散失的珍珠一粒粒的用一根線串穿起來，使其成爲燦爛奪目的項

圈的。本來想定名為宋元戲文輯逸本事，恐怕書名太長不便稱呼，便把「輯逸」二字刪去。目的既在輯逸，已有通行本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當然不在敘述之列；而琵琶記與元末明初的荆、劉、拜、殺四大傳奇也就不去提起牠們了。所據的書很有限，只是從南九宮譜、新編南九宮詞、雍熙樂府以及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這四部書裏把宋元戲文分類輯錄出來。許多罕見的曲譜我都無緣見到。但以對於這工作的熱心以及想到可省去同好者翻檢八十冊書的勞力，我還是覩覩地把這本小書送了出去。

趙景深。二三，六，一四。

# 目次

|   |                 |     |
|---|-----------------|-----|
| 一 | 王煥和王魁·····      | 一   |
| 二 | 陳巡檢梅嶺失妻·····    | 一六  |
| 三 | 四種戀愛戲文·····     | 三三  |
| 四 | 王祥臥冰·····       | 六九  |
| 五 | 周黃兩孝子·····      | 一〇〇 |
| 六 | 江流和尚陳光蕊·····    | 一一七 |
| 七 | 僅存三五曲的元代戲文····· | 一三一 |

|   |                |     |
|---|----------------|-----|
| 八 | 僅存兩曲的元代戲文····· | 一四七 |
| 九 | 僅存一曲的元代戲文····· | 一六二 |

## 一 王煥和王魁

據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考證，宋代戲文有趙貞女蔡二郎、王煥、樂昌分鏡、王魁等，鄭振鐸中國文學史又加上陳巡檢梅嶺失妻一種；故現今確可知爲宋代戲文者，實得五種。陳巡檢梅嶺失妻將在次節詳叙，趙貞女蔡二郎殘文已隻字無存，所以本節預備說明王煥和王魁，兼及樂昌分鏡。

王煥戲文的情節雖已不能知道，但我們存有同一題材的元無名氏的雜劇風流王煥百花亭，收入元曲選；今卽略據曲海總目提要卷四百花亭的本事借來作這戲文的說明。



「汴梁人王煥，居洛陽，美丰姿，善吟詠，兼精騎射，人以風流王煥稱之。時眉清明，與奚童出城遊玩。妓賀憐憐踏青至陳家園百花亭暫憩，與煥相值。覘賀之艷，竚亭不去。」王煥云：

（絮婆婆）名園裏，鎮日賞芳菲，陌上遊人來似蟻。  
小亭臺上，翫賞好得意。時逢個嬌臉兒，花紅柳綠草  
萋萋，賞遍花叢得意美。酒闌人散醉扶歸，好花恨不  
折幾枝。

（滿園香）觸目奇花與芳草，蜂蝶戲燕子飛遶。春風

亭上遊人，悄如仙子來到。

「賀亦愛煥才品，」既通款曲，歸後思念甚殷，唱道：

（燭影搖紅）終日尋芳，怎知迤邐歸來晚。遠山低處  
夕陽斜，郊外遊人散。恐遇風流俏臉，向花前頻頻顧  
盼。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何時得見？

憐憐思念愈切，鴛母見了，便道：

（紫蘇丸）麼花隊裏曾經歷，那門庭煞知端的。近日  
來可笑女孩兒，心如飛絮難尋覓。

「有賣查梨王二者，過陳園煥與相識，詢賀居止，始知之，

遂造其家相狎昵。居半載，囊資已竭。西延邊將高邈，取軍需赴洛，聞賀欲買之。『正是：

（喬八分）兩人漫自胡廝逞，更有一個風流辣浪的也哥。雙雙鴛鴦在池中耍，魚兒來也哥。

憐憐自然不肯，鴛母便說：

（秋夜雨）心事無靠託，淚暗滴燈花偷落。我女癡迷，全然不省，更不思量着。佶倖的無數，憑着你自尋那個！

王煥聞知憐憐嫁與高邈，便與鴛母爭吵：

王

（漁燈花）閃得我銅斗家私沒片瓦。雖然是水盡鵝飛，不當告我，悔過你自別打垛。伊休信別人搬唆，虔婆，你好趁科。金銀被你相折挫，恨不得把伊來碎剮。

搗

（漁燈花）三十哥停噴息怒且放下。有的事好好商量，持刀做什麼。焦撇把女憐憐嫁，三十貫賣與高邈行家，翻作戾家。落人窠，中人計，喫人悞，我女終朝望你，空卜龜兒卦。

（四國朝）漫說漫說風流的，如何來吾手下逞。

更有更有風流的，如何敢僭稱。

『假母嫁賀於邈，邈移賀妓居承天寺中。賀欲與煥訂生死約，而乏通問之使。王小二至寺，乃作東達煥。』並云：

（薔薇花）三十哥，你央不來也儘教，又著王二走一遭，只恁擔閣。

『煥遂易裝作乞丐，覘邈出，高聲呼叫：』

（倒拖船）一街兩巷誰憐念，誰憐念？官人娘子可憐見，可憐見！捨貧布施行方便。新裙襖，幾曾穿；告英賢，結良緣。小乞兒叫化幾文錢。

「賀聞出與語，令煥赴西延立功，且許邈佔有夫之婦，贈以路費。煥詣西延，投經略种師道，以戰功授西涼節度使。師道覈邈擅用軍需，以致缺額。聞其以洛陽娶妓之故，拘而鞠之。賀云：「身是煥妻，不願從邈。」適煥凱旋入謁，言賀實己所聘妻，師道乃治邈罪，斷賀歸煥云。」南詞敘錄另有賀憐憐煙花怨，恐怕也就是百花亭的別稱，大約是一本二名，徐渭誤認爲兩本了。

王魁戲文約存五曲。本事可節錄柳貫的王魁傳：「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遊北市，有婦絕醜，酌酒

曰：「酒乃天之美祿，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祿，明春登第之兆。」王魁說：

（熙州三臺）晚來雲淡風輕，窗外月兒又明，整頓閣兒新。飲三杯自遣悶情。久聞倩館芳名，猛拚一醉千金，活脫似昭君，行來的便是桂英。

桂英『乃取項羅巾請生題詩。英並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遂訂爲夫婦。由是魁朝去暮來。』桂英云：

（長生道引）三鼓將傳，誰家長笛頻吹，此景教人怎存濟？神思自覺昏迷，珊瑚枕上，並根同蒂。放嬌

癡，恣歡娛，如魚似水。釵橫髻亂不自持，嬌無力倩  
郎扶起。我和伊效學鴛鴦，共成一對。願得譙樓上，  
漏聲遲。

『逾年有詔求賢，英爲辦西遊之用，將行，』桂英云：

（泛蘭舟）鎮日花前酒畔，狂蕩煞迷戀。春闈赴選音  
傳，恩愛惹離怨。天付良緣，一對少年，怎忍輕散，  
心事待訴君言。

二人同『至州北海神廟，盟於神，』王魁云：

（十二嬌）伊家恁的嬌面，悄如閬苑神仙。終不漾了



甜桃去，尋酸棗，再喫添。同往聖祠前，雙雙告神天。

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後魁唱第爲天下第一，私念科名若此，以一娼婦玷辱，况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寄詩數首，魁竟不答。』桂英云：（十二時）終日生懊惱，漫自嗟排還到。堆上淹煎，砌成潦倒。喘吁吁氣餒形消，未卜死生何兆。

『魁父已約崔氏爲親。及魁授徐州僉判，英復遣僕持書以往。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英曰：「魁負我如